

“肝者，罢极之本”是《素问·六节脏象论》在归纳肝脏的基本功能时提出来的。由于本句所在段落为《内经》论述脏象理论的重点章节，遂为历代医家所重视。但对如何理解“罢极”，古今仁智互见，纷陈杂说，迄今尚无定论。本文对此予以归纳和探讨。

多数医家认为，“罢”音义同“疲”，“极”谓“劳”，“罢极之本”即“疲乏劳困之本”。如明代马蒔《素问注证发微》曰“肝主筋，故劳倦罢极，以肝为本”，将“劳倦”与“罢极”连用，已能看出马蒔的注义，惜其未将“罢极”直释为“劳倦”，其义似嫌笼统。在这一点上吴昆注的比马氏明了，《素问吴注》明确指出：“罢，音皮。动作劳甚，谓之罢极。肝主筋，筋主运动，故为罢极之本。”很明显，“罢”音义同“疲”。肝主筋，司运动，运动过极，伤筋损肝，故肝为人体疲劳之根本。这种以肝与筋的关系去解释“罢极之本”的说法，实际上是受了王冰的影响。王冰《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》就指

肝为“罢极之本”纵横谈

450003 河南中医学院 陈 明

主题词 《内经》——注释 肝（中医）

出：“夫人之运动者，皆筋力之所为也，肝主筋……故曰：肝者罢极之本。”由于马注、吴注是对王冰注释的进一步发挥，故这种说法非常通行，如张介宾、李念莪、姚止庵、陈修园、张志聪等皆从其说。至今之教科书仍依样葫芦，从这种病理角度去解释“罢极之本”。

考本句所在的全段经文之义，是从天人相应的观点出发，即用“五脏四时阴阳”的理论阐明人体五脏的生理功能。其关于脏象具体内容的论述，都是紧紧围绕其生理功能展开的，文中并未涉及到五脏的病理变化或相应的证候表现，即使在文法上也采用了骈文的形式，然其逻辑严谨，文意连贯。如心为“生之本”、肺为“气之本”、肾为“封藏之本”、脾为“仓廪之本”，皆

言其生理之常。若仅将“肝者，罢极之本”一句从病理角度认识，与整段文字的医理、义理相悖，现今诸多学者认为这样理解是不妥的。

其实在清代已有人注意到这一问题，如高士宗就不同意这种观点。高氏认为，“罢”应作“黑”。其《素问直解》云“肝者，将军之官，如熊黑之任劳，故为罢极之本”，言肝为“将军”，性猛“如熊黑”，故为“任劳”之根本。查“罢”一字，可作“黑”使用。《说文》、《中华大字典》、《康熙字典》等俱云“罢”为“黑”之省字，因此这一注释很受今人刘联群的推崇，并据高氏之论专此作了较详细的补充和阐释。刘氏认为，高氏将“罢”用作“黑”是对的，而“极”应为“急”义，因此“罢极之本”的正

求于中气，求中气之立者，必以建中也。”仲景用小建中汤的甘草、大枣、胶饴之甘以建中缓急，姜桂之辛以通阳调上，芍药之酸以收敛和营，使脾胃复健、中气四运、气血充裕。本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，《圣济总录》用本方去大枣治疗便血，《示儿仙方》用本方加缩砂治脾痞腹痛而每获良效。可见，后世治疗脾胃的诸多方剂多渊源于此。故徐忠可云：“此后世补中益气汤之祖也。”

2. 肺痿咳嗽当培土生金：《金匮要略·肺痿肺痈咳嗽上气》篇第10条曰：“火逆上气，咽喉不利，止逆下气者，麦门冬汤主之。”方用麦冬润肺养胃生津，少佐半夏降气化痰，更用人参、甘草、粳米、大

枣以养胃益气，意在使胃气恢复，则津液充沛、虚火自降，咳喘、咽干不利自解。本方治法虽为清肺养胃，但实为培土生金。如《临证指南医案》在论述肺痿的病机和治法时指出，本方可“生胃津，润肺燥”，其义在于“甘药理胃，虚则补母”。现代常用本方以治疗肺脓疡、肺结核、支气管扩张等病后期，症见低热、口干、咽燥喉痒、干咳少痰、食少便溏、精神疲倦、舌红少苔、脉细数等。萎缩性胃炎属胃阴不足者，亦可用本方化裁治疗。

三、结语

仲景重脾胃的学术思想渊源于《内经》。如《素问·平人氣象论》曰“平人之常气禀于胃；胃者，平人之常气也。人无胃气曰逆，逆者

死”，又曰“人以水谷为本，故人绝水谷则死，脉无胃气亦死”。仲景“勤求古训”，“思求经旨，演其所知”，提出“四季脾旺不受邪”，其重视脾胃的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积极影响。如后世李东垣强调“人以胃气为本”，提出“五脏皆得胃气乃能通利”、“元气之充足，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，而后能滋养元气”、“内伤脾胃，百病由生”，从而形成较为完整的脾胃学说。清代王三尊曰：“治病当以脾胃为先，若脾胃他脏兼而有病，舍脾胃而治他脏，无益也。又一切虚证，不问在气在血，在何脏腑，而只专补脾胃，脾胃一强，则饮食自倍，精血日旺，阳生阴亦长矣。”

确本义,应是“肝具有如熊力猛性急之本性”,并从文义、文理及肝的生理特性诸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。刘氏的这种认识,较之将“罢极之本”理解为病理概念,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今人李今庸则另辟一径。李氏在《读古医书随笔》中指出:“罢极之本的‘罢’当今‘能’字而读为‘耐’,其‘极’字则训为‘疲困’。所谓‘能极’,就是‘耐受疲劳’。”然《内经》认为,五脏藏阴精,俱为人体运动的物质基础,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所曰“夫五脏者,身之强也”即是此意,说明人体“耐受疲劳”并非肝一脏的功能,而是五脏、气血、筋骨等脏器组织的共同作用,且将“罢”训为“能(耐)”有牵强之嫌,因此有人认为此说亦属不妥。如成肇智指出:“把肝脏的基本功能说成是免除或耐受疲劳,这就大大降低了肝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地位”。成氏认为,“罢极”当作一反义复词看待,有“疲软,松弛”之义,“极”有“急迫,紧急”之义,因此“罢极”当指人体筋膜的弛缓舒展和紧急收缩两大运动状态,“罢极之本”意为筋膜缓急或舒缩的根本。即认为肝为肢体运动的主持者。实际上这与日人丹波元坚的论点较相似。《素问绍识》认为“罢极”当为“四极”,并引《素问·汤液醪醴论》“四极”即“四肢”为证。然而释肝为“四肢之本”不仅于理难通,且易与“脾主四肢”说相抵牾,况“四极”训“四肢”本是王汪之误,故不可为训。

其实,上述诸论,如“熊罴之任劳”、“耐受疲劳”、“肝司运动”等,仍未摆脱“罢极”与“疲劳”,即通过“肝主筋”功能来理解“罢极之本”的局限。上文已述,本段经文提出“以五脏为本”的观点,在于概括五脏各自的主要生理

功能及其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。譬如“心者,生之本”一句,即是对心主血脉、心主神明等主要生理功能的高度概括,然而把“罢极之本”归于“肝主筋”的功能,就难以体现原文之旨。诚然,人的运动在于筋力,肝主筋固能司人体运动;再者,肝病易于疲劳,通过治肝也能取得较好疗效,这些都是事实。但肝主筋之功能只是表明脏器相合的一个方面,其与肝藏血、主升发等肝脏功能相比并不主要。实际上肝主筋的作用是建立在肝藏血、主升发的功能基础之上的,它根本就不能代表肝脏的主要生理功能,也体现不出对人体生命活动的特殊作用,因此不能与其他“四本”相提并论。也就是说,肝主筋的功能不能称作肝“本”。

综上所述,“罢极之本”应是概括肝脏的主要功能的。那么肝脏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?应是肝的特性、作用、脏象之高度集中的反映,这种集中反映正是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所说的“木曰敷和”之德。朱邦贤认为,“木曰敷和”为对五行之一的“木”在正常状态下的基本性质和功用的概括,就人体而论则指肝胆之敷和。由此进一步认识到,肝主敷和是肝脏诸多功能的高度概括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肝为“罢极之本”也即指肝有敷和之功。杜廷贵等人认为,“罢极之本”应注为“敷和之本”,并指出“肝主敷和即是肝脏通过敷布某种物质来调节人体脏腑阴阳气血,使其不协调状态趋于和谐的功能活动”。综观《内经》有关原文所述,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其一,肝既属“厥阴”,又为“少阳”(“肝者,罢极之本”之后文言:“为阳中之少阳,通于春气”),“厥阴”为阴之交尽,“少阳”为阳之始生,肝控阴尽,阳生于一处,体阴用阳,故能调理人体

一身之阴阳。

其二,“肝藏血”,既贮藏血液,又调节血量。人卧则一身之血归藏于肝,人动则肝施布血液于全身。正如王冰所说:“肝藏血,心行之,人动则血运于诸经,人静则血归于肝藏,何者?肝主血海故也。”(《增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》)故肝有调节全身气血的作用。

其三,“肝生于左”,“左”应为东方,东方为日月升起之处,“生”即升也。故“肝生于左”喻肝有升发之功。张介宾《类经》注曰:“肝木旺于东方而主发生,故其气生于左。”今人杨世兴也指出,“肝生于左”,其实质就是对脏象肝生理特性的高度概括,指肝气具有从左升发的生理功能。肝主升发是各脏腑组织进行气化活动的动力源泉。周学海所著《读医随笔》将肝脏的功能特点总结为“肝者,贯阴阳,统血气,居真元之间,握升降之枢者也。世谓脾胃为升降之本,非也。脾者,升降之所径;肝者,发始之根也”。

由此可见,肝被称为人之“罢极之本”是肝主敷和的具体表现,其关键在于肝有藏血、升发之功。肝藏血,能掌管脏腑血液,以供人体活动之需;肝升发,能鼓舞脏腑气化,以为气机升降之枢。故邓家刚将“罢极之本”直注为“藏血生发之本”,实也与此相互说明。

总之,肝之所以作为人体“五本”之一,是与肝脏的主要生理功能密切相关。从这个角度理解“罢极之本”,或许与上下文理更为贴近。但鉴于本句较其他“四本”字奥理晦,故今后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,以使世人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正确而统一的认识。

(作者简介:陈明,男,30岁。1987年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内经专业硕士研究生,现任河南中医学院内经教研室讲师。)